

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古文尙書辨惑卷四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洪良品曰攻古文之說至明始有專書人猶疑信參半逮我朝閻惠
輦出自謂以考證得之一時承學之徒靡然從風遂謂古文至今日已
成定論及予取其所考證者根究其出典紬繹其原文乃始悟其說之
必不可信計其大端凡有十失今縷列之如左

一曰杜撰事實 此張崇蘭所謂到處疑古人作僞而因僞撰一事以
誣古人者也如閻若璩謂揚子雲時棄稷之篇尙存永嘉之亂亡失蔡
仲之命係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賈逵服虔王肅輩註
左傳容有先斷人志之說惠棟謂夏書有禹誓之篇湯誓有逸文一篇
朱彝尊謂安國早卒年六十歲王鳴盛作年四十歲謂劉歆移博士書
安國獻之宋板文選脫一家字賈逵所注古文本出杜林而以爲出於
塗惲沈彤謂十六篇卽正義之二十四篇鄭康成析九共一篇爲九孔

廣森謂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卽圖畫屋壁以觀之孫星衍謂馬鄭從張恭祖受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之類

二曰竄改古書 此卽漢世行金蘭臺改漆書古文以合其私之故智也如閻若璩謂桓譚新論古文尙書四十五卷十八篇改五爲六十上脫五又引漢官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句下私添至漢又復增置六字惠棟以僞書二十四篇無畢命而律歷志所引有畢命改罔爲畢以合於劉歆所見之十六篇某氏解史記微子太師疵少師臧引漢書人物表有太師摯少師陽謂疵當作摯臧陽音近而朱彝尊從其說鄭注咸有一德今亡王鳴盛改亡爲逸范甯今文集註段玉裁改今爲古之類

三曰誤會書旨 古書簡奧司馬遷謂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諸儒往往鹵莽立論故多誤如閻若璩誤讀允征乃季秋月朔反疑古文與左傳不相應誤讀隋志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並亡反謂古文卽亡於此時誤讀正義鄭注二十四篇以爲鄭所注而忘前有

張霸之徒偽造六字誤讀牧誓商郊牧野反譏古文一地分爲兩地誤讀左傳杜注德乃降以爲莊公語反替古文之誤入朱彝尊誤據荀子古有象刑無肉刑語而不審下文荀子之言惠棟誤會康誥殪戎殷謂卽中庸豈戎衣之義錢大昕謂孔壁本有泰誓與今文同誤以鄭康成所注皆真泰誓王鳴盛誤讀漢書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多古文說而以史記湯誥泰誓爲安國所受古文又誤會孔疏鄭曰心腹腎腸乃以爲鄭曰憂腎陽姚鼐誤據易帝乙歸妹以爲左傳微子帝乙元子帝乙卽成湯反譏古文殷王元子之誤等類

四曰毀滅顯證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乃攻古文者凡值證佐昭然必先詆毀之以滅其蹟此自欺其本心之明而以欺人也如閻若璩明知商曰祀周曰年古文與爾雅相應而曰古人卻不拘反謂古文以爾雅爲藍本明見三國志陳琳檄文玉石俱碎本用允征語張紘箋至治多不馨香本用君陳語漢志百官表本用周官且明著篇目而皆以爲古

文所自出明見鄭康成詩禮異注謂訓故家兩書相同各爲詮釋而故
議孔安國注尙書論語之兩歧荀子引道經爲改書名乃厯述荀子所
引今文而獨置所引呂刑改名傳曰不引惠棟引荀子議兵篇舜伐有
苗事只引一半其餘置而不引明見汲郡古文有仲康五年秋九月庚
戌朔日食之文與孔書相應反謂梅賾據汲冢書故不用左氏說王鳴
盛明見趙商問太師太保茲惟三公爲見周官古文乃妄云出自
緯書明見張平子思元賦舊注有孔安國乃以爲摯虞尊信其師皇甫
謐等類

五曰穿鑿生例 謂古書本無是說而巧爲鑿空言之也如閭若璩謂
李充校荀勗書錄失亡過半乃臆斷其中有古文謂啟生於戊午推知
其元妃不存遂以太康爲無母謂李衛公問對尙知辨正尙書之非謂
王肅注咸有一德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謂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于湯有光爲對商先王自誇語謂旅獒之篇是先有篇名後乃按篇

名造書謂不舉體面近獻後語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無譬喻語爲製論語之文惠棟謂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爲周書常訓篇文杜預注爲逸書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謂平帝立古文十六篇不著於錄故馬融云逸無師說王鳴盛謂孔疏先師棘子下生孔安國子字當在孔安國上如子沈子子程子例之類

六曰繹織入罪 謂書本不誤而多方周內以生其罅隙也如閻若璩謂伊尹稱字於太甲爲誤仿繹衣謂仲虺之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四句係襲左傳刪改以協韻謂秦誓武成皆認孟津爲在河之南謂蔡仲之命周公致辟于管叔本王肅辟字解謂旅獒稱太保係以追書爲實稱謂孔安國傳係就經爲注武帝時更此例王鳴盛謂賈逵傳古文尙書載於說文凡說文所不合者皆晉人所改孫星衍謂左傳引盤庚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今本無惡之易也四字爲僞孔所刪程廷祚謂古人授受源流係唐人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敝正變

謂劉鉉爲梅本僞造桑欽以後之人等類

七日附會古籍 古書疑似甚多諸家不能辨析往往假借以立論如閻若璩知二十四篇有鄭注亡篇之武成乃私以僞泰誓易之謂孟子葛伯仇餉爲湯征逸文謂三統厯畢命作策豐刑爲孔壁零章剩句謂濟瀆枯而後通乃王莽後事安國傳亦有朱彝尊謂論語集解爲鄭沖所上安國不注書名據此以爲鄭沖不見古文錢大昕謂僞書二十四篇卽鄭所受於賈馬之古文惠棟謂馬融讀蔡爲豪爲孔氏逸書之說俞正燮謂杜林別自有古文漆書爲複剩之卷謂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爲舜典逸文說文仁覆閔下謂之旻天爲賈逵所傳舜典逸文之類

八曰濫引雜說 密士祁曰經不易僞而所僞者多在子蓋其書在當時卽多異說不可據也史記亦然乃諸家反據二者以攻經如閻若璩據王逸離騷注妄得淫聲駁太康遊畋爲僞事據墨子喪師闕師駁孔

傳解用爽厥師爽作明之非據史記太甲歸亳已爲卽位六年與孟子異反議書序之失據墨子引泰誓小人見姦巧不言發罪約謂古文泰誓遺此語惠棟據呂氏春秋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反謂古文爲改呂覽據墨子非樂篇周書嘗麥篇以證五子之爲五觀等類

九曰彼此救應 此劉子駿所謂黨同門妬道真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如郝敬謂周公無殺管蔡事而閻若璩亦云周公未嘗殺兄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而孔書承訛閻氏謂傳記所引湯誓皆在湯誥中毛奇齡以今文湯誓反僞誥之而惠棟卽謂湯誓非全書閻氏又以泰誓入二十四篇俞正燮謂爲康成所補惠棟謂二十九篇兼序王鳴盛卽據爲典要孫星衍知江氏諸人說泰誓不可通於是改爲中下二篇亡失以彌縫其說等類

十曰前後矛盾 謂攻古文者操兩端之術以肆其詆媒而不知與已

說先乖刺也如閻若璩引帝德廣運能自得師二語惟口起羞四語謂其改以協韻至大禹謨又謂其與堯曰咨爾舜節有韻之文不類爲不識韻既謂古文於傳記收拾無遺又因馬融以傳記所有秦誓皆在古文不在今文反謂古文之有遺落既謂司馬遷史記訖於太初又謂史記金城係昭帝以後追書惠棟既據爰立作相論道經邦業廣惟勤諸句以字非古義證明其僞又引閻氏之說而謂其無字無來歷朱彝尊引家語以證孔安國早卒之言家語皆諸儒所斥爲僞者因攻古文翻引以作證王鳴盛謂僞秦誓書武王乃死謚爲史臣追書至論旅獒則以召公當武王時未爲太保又以史臣追書之例不可據王氏既謂鄭康成不注增多篇坐令亡逸又謂但述其篇目等類

右所列十失其詳具見卷中紀昀書史通釋後云輕議古人自知庸妄然子元敢於詆孔子則踵而效者子元亦不能咎况古文爲聖道所寄閻惠輩以邪說亂之是非尤不可不爲別白也後有作者當

諒余衷焉

攻古文尙書各家書目

吳澄書經纂言四卷

吳澄著書經纂言以二十八篇爲伏生之舊餘二十五篇則自爲卷裘以置諸後顧應祥序之曰安國之書雖未嘗列於學官然史稱司馬遷受書於安國班固以之入志其私相傳錄增損附會容或有之若概謂梅賾所增豈其然乎又謂梅賾所上書分堯典慎徽以下爲舜典初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爲姚方興添入今觀太史公五帝紀於帝堯則曰名放勳舜則曰名重華恐亦有所自焉士生千載之下而欲以殘編斷簡訂千載之上之是非蓋亦難矣吳氏始分今古文顧序駁之固當然疑安國梅賾容有增損是猶爲吳說所惑想當然語不可據也余嘗謂梅賾分舜典猶缺二十八字使其僞造古文必不待姚方興之增補史記以帝舜爲重華卽其從安國所問舜典古文說顧氏所見皆

與余同至謂後人去古日遠殘編斷簡難訂千載是非尤爲駁實之論何吳氏輕發難端致接踵而起者舞其私智自謂能以考據定古文其錮蔽中於人心至今而未已也

梅鷟尙書譜五卷

梅鷟著尙書譜五卷自序云安國專治古文造爲僞書自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泰誓十六篇顯行於世然革成周之籀篆友蒼頡之科斗誣厥先祖父以不從周之罪此豈近於人情又云當時泰誓雖僞實爲安國之古文無疑夫史記言孔氏有古文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旣曰孔氏所有是非安國之僞造可知其謂以今文讀之者史遷之言非安國之言也豈非誤會史記乎僞泰誓無諸傳記所引漢時明立爲今文與古文之十六篇何涉豈非誤會漢史乎信伏生有壁藏事繫言孔氏無壁藏事反謂安國造作科斗以誣孔子妄誕無稽一至於此自序又云東晉時稱高士曰皇甫謐者見安國書摧棄人不省惜造書

二十五篇大序及傳言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其曰鄭冲蘇倫皆誣之耳又云皇甫謐不任授受之蹟謐言外弟梁柳得古文者倒言之耳夫皇甫謐爲西晉初人太康三年已卒彼徒見東晉時梅賾上孔傳遂妄臆古文爲皇甫所爲而不知謐已早死其時代實不相及其云以授外弟梁柳者舊晉史之言非謐之言也何從見其不任授受之蹟以西晉之人指爲東晉以舊史之言指爲自言其援據錯亂一至於此更有奇者謂張霸分泰誓爲三篇盤庚亦分爲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增今文爲三十四篇分九共爲九篇而增古文爲二十四篇劉向因之則錄爲五十八篇此見古文顯於昭宣元成之時如此夫張霸自造百兩篇何嘗有分三十四篇二十四篇之事夫分今文爲三十四篇者鄭康成也分九共爲九篇而增古文爲二十四者僞足鄭注之徒也劉向何嘗卽因此以定五十八篇以各不相謀之事無端聯合爲一旦指此爲昭宣元成之古文蓋由誤會孔疏不自覺其乖謬至此欲攻古文而

於一切古籍無不任情顛倒閤若璩求得其書初亦嫌其武斷繼乃違其本心用其秦晉十六篇之說以二十四篇爲真古文去其一篇而以僞秦晉補之且於古文株根創掘譜全襲其說而惠氏以下復轉相稗販著之爲書所謂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也尙書譜經義考作讀書譜譜五卷經義考作四卷一近代之書而篇名卷數已歧異若此此非有僞也乃猶以篇名之說易卷數之多少執以繩數千年之古經何哉

梅鷟尙書考異六卷

梅鷟者尙書考異謂孔僖紹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十六篇卽張霸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夫謂孔僖所傳卽漢志之十六篇猶可也何至混同於張霸所作之古文其書雜引傳記凡一字一句同於古文者卽爲古文所蒐竊嗣是我朝諸家倣之爭采各書以入古文罪案自謂考證得實而不知皆治梅鷟之邪說無稽也是以陳第駁之曰近世旌川梅鷟譌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甫謐僞作集合諸傳記所

年子西曰光又甚文不知姚氏何猶讓其不解引書也謂公子光不讀
尚書而其所聞者果何等語也又仲虺之誥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
則以爲先發制人之策不應成湯全是小人心腸夫仲虺此言不過述
桀暴虐而民墜塗炭耳何嘗是伐夏爲自全之計柰何引文而遂違其
事實也謂伊尹無告歸事伊尹壽百餘歲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 未
名爲老夫伊尹告歸史未著其年歲代遠事湮已無可考姚氏何從見
其年在七十左右而臆斷爲不當復政也謂惟有惡德是季札評湯之
韶濩語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不知季札明言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惡
德正指其放桀南巢事以聖人而恐貽口實所謂聞樂知德非專爲評
樂言也謂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倣國語之夏竦曰眾非元后何戴
后非眾無與守邦禮記之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
四方則以二者皆民非后在上興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今倒置之
是告民語不容出伊尹對太甲之口不知此正勸太甲以保民下文匹

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正中明此意何嘗是告民語讀書不善尋求上下文反援他章近似語爲例試思行文設辭移步換形豈有定例也且謂經與傳同出一手僞則俱僞笑世人辨僞傳不知辨僞經又似暗指朱子而言謬誕之說不勝僂指其餘各條詳辨閻書中而閻若璩稱其說多起人意見外采入所撰疏證中蓋喜其同己也此外尙有錢煌壁書辨疑六卷余未之見疑毛西河古文冤詞所稱某甲者卽其說也

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八卷

閻若璩著尙書古文疏證其大旨實本梅賾而復加以附會佐以強辨自謂其書能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吾謂其失正在以虛爲實以實爲虛何謂以虛爲實蓋本書實無是說必增飾其詞以誣之如經文師逾孟津則添作渡河而過傳文濟水入河則指爲改流新道之類是也何謂以實爲虛蓋本書確有顯證必多方詆毀以蔑之如明知古人有追書例乃獨以召公太保爲實稱明見周官三公引於漢書乃謂此言應

從抹殺之類是也閻氏記誦該博如王充耘妄謂若跌弗視地二語爲不古而閻氏則知其出於國語梅賾妄意前徒倒戈數語爲不實而閻氏則證以荀子史記此皆古文不僞之證業爲閻氏所見及者乃必反覆迴護違其初心以誣正經而助邪說吾嘗詳覽其書竊怪議論之偏不知何樂而爲此及得毛西河集有與閻潛邱論尙書疏證云正心誠意本於大學存心養性見之孟子並非金黠姚江過信僞經始倡心學以尊兄卓識而拾人牙慧原不爲武然且趨附之徒借爲捷徑今見有以此而覲進取者尊兄雖處士然猶出入於時賢時貴之門萬一此說外聞而不諒之徒藉爲口實則以此而貽累於尊兄之生平者不少吾願左右之聞之也乃知當時達官貴人必有爲僞古文之說者閻氏特著是書以附和之迨爲西河冤詞所誣張爾岐在前冤詞在後見毛西河集中西河集古文尚書冤詞遂未刊行至乾隆時其孫學林始刻於淮揚嘉慶時吳念湖再刻於津門逮惠棟王鳴盛孫星衍江聲輩出爲之尊奉推行而僞古文之說遂

流毒深中於人心錮蔽而不可解至黎九山著古文尚書條辨張猗谷著古文尚書私議始力斥其非而繼此周松齋翁覃溪亦皆有訂閻之作梁周二家余未之見翁氏張氏僅駁閻數條說猶未備余則取其說之最足變亂是非者而詳加考訂焉庶幾來者猶知其說之不足據聖經或藉以長存乎

惠棟古文尚書考一卷

惠棟著古文尚書考皆襲梅閻二家之說閻氏始以僞足鄭注之二十四篇爲真古文惠氏遂硬斷爲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從來僞不敵真使二十四篇果真則兩書比較何難以真黜僞何以此書一出而彼書轉亡也且晉世祕府有古文經文使卽爲二十四篇則梅賾上傳必不相應何以當時伸此而屈彼也其設四疑以駁孔疏全是誤會正義孔穎達特比之於張霸僞書非謂此卽張霸所造也其最誤者如以五子爲五觀以九歌爲啟樂以禹不必有誓師事以湯誓非全書

以問命當作畢命以鄭解緇衣曰周有終據孔氏逸書爲說以馬融讀
樊曰豪爲傳古文得之尤可駭者倣梅鷟古文苑竊之例取各書與古
文相同之字謂爲古文所自出如于其子孫弗率襲司馬相如諭巴蜀
檄子弟之率弗謹伊尹將告歸襲左傳商君告歸終始惟一襲論語有
始有卒亶聰明襲論語聰明睿知狎侮君子襲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
言乃祖成湯乃祖字出盤庚爾尙蓋前人之愆爾尙二字出酒誥惟予
小子惟予二字見康王之誥小子二字見顧命充耳目之官耳目二字
見皋陶謨一似古史爲文必無一經傳所用之字而後能免於僞其說
最陋不知阮元何以采其書入皇清經解中不可解也

程庭祚晚書訂疑三卷

程庭祚著晚書訂疑大率謂古文體製尙無異於今文而所疑者全在
來歷之不明至其所指來歷不明之故則由於不信古籍漢史明言安
國以古文授都尉朝乃舍而不據獨引兒寬受業安國不云其有異聞

是不知兒寬本爲三家之學於古文不相及也謂劉歆校祕書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爲何書是不知劉歆欲立古文故移書以責博士安得云十六篇非卽尙書也謂後漢古文大行諸儒之業與孔僖之世守皆不言安國有傳是不知後漢所行古文無與安國唯孔僖世守乃安國之學其二子所好之章句以授門徒者當卽安國傳也來厯可證如此乃反以爲無證謬矣不但此也不信正義謂東晉所立孔氏爲二十八篇之古文無二十五篇之古文不信隋志謂梅賾所上爲古文二十八篇之傳無二十五篇之傳是不明於孔鄭分立之故竟劃孔氏古文爲二且謂二十五篇出於梅賾以後其說最誕旋又見郭璞爾雅注所引有書曰猷我后則以爲就孟子爲看邢昺乃指名太甲篇而無如鳥鼠同穴一條又引孔傳共爲雌雄語釋獸之末一條又引孔傳犬高四尺曰獒語郭璞注爾雅在東晉未渡以前則孔傳之出已在梅賾未上以前程氏自知其前說俱敗乃引而毀滅之曰此二條爲後人所竄入

試問後人何名語出何書彼亦無所據也乃復穿鑿而生一例曰郭注
例凡有所引必爲本書所無試思共爲雌雄犬高四尺曰癸二語何嘗
爲郭注所已有而不足相發明哉無稽之言無非滅顯證以伸己說至
遁辭之窮乃卽誣指爲僞傳之所本又與其所云竄入之言自相矛盾
矣他人皆以古文爲晉人僞造程氏則以古文爲後人補亡蓋因束皙
補亡詩之例而臆言之夫傳記中逸詩不少以束皙之才尙不能采輯
一二以合於三百篇之旨要而謂後人有能采輯成語以補尙書之亡
至二十五篇之多者誰乎至謂虞夏之書書傳所引者多猶能宏深周
書自旅獒以後書傳所引者少卽不能宏深篇之短長保乎引用之多
寡云云夫書義宏深原非贅儒所知而篇簡短長則人所共見試於旅
獒以後徵其一二如畢命罔命爲書傳所引者少矣又何嘗篇第短於
康王之誥文侯之命邪他如以劉歆所引世俘篇爲眞武成以孔傳解
論語與尙書有異論詳卷中茲不贅及

莊存與尙書既見一卷

莊存與著尙書既見其中駁古文只二條如謂舜無命禹征苗事周公居東非東征皆沿諸儒誤說餘皆泛論三代事理於古今文無所發明其書初出頗爲當時學者詬病及沒後龔自珍志其墓有云莊君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閔秦火之鬱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紿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術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聞之忽然起道然思鬱然歎愴然而寤謀自語曰辨古籍眞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顧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

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間長以通於治天下
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
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
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尚命廢左右前後
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
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著書曰尚書既見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
據龔氏之言當時竟有欲廢古文者賴莊氏一言以止然莊氏既知古
文之不可廢而不能考訂是非究其原委仍自隨聲附影進退失據蓋
夙爲閻氏之邪說所浸潤也今閱其書意義淺陋多騎牆語徒知一二
幸存者爲聖人之真言而不知其首尾完備者何一非聖人之實訓同
一古籍而有信有不信其見已屬模稜龔氏譽其善於別擇誣矣蓋龔
氏亦疑古文之僞者不審是非皆爲閻惠暉所紿而反以之笑悼唐人
其罪至於藝帝王誣周孔而不自覺吁可慨也夫自僞古文之說錮蔽

人心毒流後世以莊氏之譏龔氏之學亦知古文之不可廢而終無解於其疑惑未悛此吾古文辨惑之作所不能已也夫

姚鼐書說四卷

姚鼐著經說其論古文尙書率妄肆誣詆並波及於羣書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見於左傳則謂左傳以六府三事合爲九德爲說之辟且謂鄭康成誤取之以注周禮大司樂武王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見逸周書作維篇則謂逸周書非西周史臣之紀作僞古文尙書者遂干管蔡之外益以霍叔且謂康成註書序三監不數武庚而入霍叔爲鄭之謬左傳載陽虎之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則謂帝乙湯名杜元凱誤解帝乙爲小乙致作僞古文者以微子爲小乙之庶長而武王稱之曰殷王元子爲亂適庶而失辭盡滅古書以仲己說一至於此乃更有附會其說以入古文罪案者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上二句乃舊勞于外時事下二句乃入

居河內時事國語楚史老謂殷武丁能贊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
河徂亳卽專指入居河內言之姚氏乃穿鑿生例謂國語入河乃在嗣
位之後古文入河皆在未卽位之前其德未著史老不得言贊其德至
於神明不知史老所云卽據尙書爲言入河二語與之符同同此一語
豈有二義且尤有可駭者摘古文背理者有七謂顯黜之不爲過夫古
文理精義密非聖賢不能作今乃謂其廓落而不切碎細而無統是乃
沿郝敬之妄說而又從而甚焉者也就其所摘七條如益贊於禹以啓
眚允若比之格苗頑威克厥愛罔濟非三代行師之道嘉謨嘉猷入告
爾后爲臣下相稱之辭辨見卷中茲不復及又如兼弱攻昧子皮引作
仲虺之志昭我周王訓作郭璞引入爾雅之注原辭如是固不待辨至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嘉績多於先王二語仲虺特言夏桀虐及無辜湯
幾不免何嘗言是伐夏爲自活之計畢公厯相四世嘉績最多其云多
於先王者言其績爲先王所多耳多猶獎也豈謂嘉績之過於先王哉

大約古書命意訓詁不同後人未易推測不知則闕何可執區聞陋見妄以背理加之古人至欲顯黜其書不列於學謬矣自來攻訐古文無有如此言之放肆者而姚氏云然蓋亦自陷於滅經誣聖而不自知也

王鳴盛尙書後案三十卷

王鳴盛著尙書後案仿吳澄纂言例分古今文爲二而加以論辨其辨古文也謂二十四篇爲鄭述及鄭注咸有一德今亡自知其說不合乃改今亡爲今逸以彌縫之王劼譏其自欺欺人洵不誣也乃更有鑿空言之者謂孟子引葛伯仇餉語乃湯征篇文謂湯誓別有一篇墨子所引湯誓中有今天大旱三句爲衍文謂史記股本紀劉歆三統歷所引伊訓等篇皆鄭康成古文謂允征之允卽顧命造舞衣者而僞孔改作國名謂旧作篇皇甫謚親視其目因不能憑空造撰乃於僞傳注爲十篇一亡謂左傳昧旦不顯僞作尙書者因複旦字復據牧誓甲子昧爽改作爽謂伊尹無復政告歸事且詆孔疏伊尹欲告歸太甲留之爲遁

辭謂許慎從賈逵受古文載於說文凡與說文不合者皆晉人所改此其指摘各條大率還應妄言並無他書實證且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多引古文說卽誣謠造古文復自引以實其事試思古今造僞書者有之矣未聞於造僞書之外復造一書而引以證之者也又因釋文有王肅竊見孔傳語遂誣僞孔之出於肅乃情事所有試思謚肅之造僞書鳴盛於何徵之若謂是懸揣之詞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誣今人尙不可而柰何以之誣古人哉况其言亦多自相矛盾既謂爲融所注卽賈逵安國本乃轉訾王肅之注存於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僞孔合何以僞孔與馬融注合而猶議爲僞也旣曰東漢古文未立於學故鄭亦未注增多之篇何以引漢書所云古文遂行古文遂顯者仍以混夫未立學之古文也至於舜生三十徵庸數句謂當依史記鄭注不宜如各書承孔傳之誤而不知孟子所言舜事正與孔傳合

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又居喪二年三十在位

也又舜聞禹於天下有七年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合之爲五十年所謂五十載陟方乃死也

事必據古孟子當更古

於史記鄭注也謂左傳引念茲在茲爲順事恕施引允出茲在茲爲由已與古文詞意不合不知左氏斷章取義實有難執原文以相繩者如罪不相及何嘗是康誥之本意地平天成何與於子臧之不衷王氏豈未之見邪謂周官茲惟三公引丙吉爲丞相道逢牛喘止問之曰三公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無涉不知丞相只一官何名爲三公正以其兼太師太傅太保之職且丙吉不曰丞相調和陰陽而曰三公調和陰陽其爲引周官職掌無疑此亦古文實證王氏雖欲蔑之不能也謂太甲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上二句從孟子去也字下二句從緇衣作道字不知尙書古今文皆無也字不獨太甲一篇此自緇衣引而增之至道與活則皆一字異文也謂太甲言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僞作者生於孔孟之後采取其文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其文則僞不知孔子述而不作其言敬言仁言誠實本古訓孟子亦云伊尹見而知之

正以其言敬言仁言誠皆關聖道以其從見知得來也王氏不達斯義一概目之以僞謬矣乃更有明知其不僞而誣之者明見左傳引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此古書一字異文乃因下文有惡訓字誣其竊入改之明見後漢書有崑岡之火自茲而焚語三國志引火災崑岡玉石俱焚語可見漢魏時古文已自流傳人皆誦習乃不欲爲古文作證遂誣爲此皆魏晉人常談明見說命一篇見於國語呂覽竹書紀年史記股本紀孟子楚詞墨子劉向說苑王符潜夫論既確且備乃反誣其采取諸文而增飾入之人第見其徵引浩博遂據爲古文罪案而不知其議論之偏識解之謬毀經誣聖其疑悞來學不淺也余姑摘其大略著之於篇而其詳則王劭辨之尤審云

江聲尙書集註音疏十二卷

江聲著尙書集註音疏屏二十五篇正文不載而按百篇書目凡逸文見於百家傳記者如帝告九共歸禾逸句悉錄入其中而注之疏之音

之且不論雜說異文皆纂以爲經反誣真經爲僞不用是采糠粃而棄菽粟也如於五子之歌仲虺之誥則錄墨子於湯征湯誥則錄史記於咸有一德則錄呂覽且於盤庚末則附錄大傳所引王曰封唯曰若圭璧於康誥末則附錄左傳所引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意以補尙書古今文之逸可謂妄作又采說文古字易今字之一二而不知說文古字不全爲孔氏舊文此揚雄所謂童牛角馬不古不今者也至於書中臆說尤多謂正義僞書二十四篇許叔重猶及見之凡說文所引不在二十九篇者蓋皆二十四篇之文謂二十四篇有汨作蓋記治水之事泝水警予或是汨作之文謂鄭注禹貢引允征曰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周王乃君王之誤僞作者取以入武成故改爲周皆憑空杜撰其詞者高堂隆引曰若稽古帝舜下加建皇授政改朔六字本非書語乃臆斷爲舜典逸文而不知中候亦引稽古帝舜下加欽翼皇象四字不得謂舜典有此文也江氏之學宗鄭尤痛心疾首於王肅王

肅作聖證論以駁康成無論其說是非總與古文尙書無涉乃意存報復因其說與孔傳相合卽誣其僞造孔書及傳妄肆毀譽尤失論事之平所更不可解者堅執僞書二十四篇爲真古文謂其信而有徵不知果徵於何典其說僅見於孔穎達正義乃反詆穎達以二十四篇爲僞造謂不祖其祖而祖他人安國何不幸而有此不肖之孽孫試思穎達唐初大儒古文乃其家學豈目不識真僞者何醜詆至此且正義明言二十四篇乃卽因鄭之三十四篇以足數內有鄭所注爲亡篇者其僞無疑江氏素祖鄭學知而言之是謂背師不知而言之是於鄭學亦膚受矣至於所輯尙書逸文一卷凡傳記中非引書而注書名者一概闕入尤爲持擇不精其古今文統系一圖於東漢古文歧互之故並未能識別不作可也

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三十二卷

段玉裁著古文尙書撰異二十五篇不著於錄而其所謂古文者亦不

全出於馬鄭往往多據傳記雜說以易經字既於經文臆加刪改反於其不合已說者誣爲後人所刪所改任情顛倒炫亂是非如微子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傳以涯際訓津字則謂淺人以涯字補入而不知若涉大水其無津果據何本伊亦未明言也段氏於所據本皆詳載而此獨無之蓋出臆說也又如洪範五曰思則謂尙書大傳漢書五行志荀悅漢紀引經皆作五曰思心而此數書實無心字反誣爲後人所刪改不知段氏何所據爲今文五曰思心乎且應劭注本無心字乃私添兩心字曰思心心思慮也反云今應注纔三字爲淺人刪改之本史記宋世家曰時五者來備用洪範古文說亦謂與今本相反爲後人所妄改裴駢集解引孔傳五者各以時與正文相應反謂不相應而增改引之魏高堂隆引尙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中候亦引之高堂隆明注爲引尙書段氏偏指爲引中候且僞造一例謂古人稱引多有以緯書稱經者然則傳記所引尙書皆可指以爲緯書乎謂堯典以帝堯曰放勳五

字爲句皋陶謨以皋陶下屬爲句獨以大禹謨不得其句讀開端便非
體試思曰若稽古何能斷句堯典舜典大禹皋陶謨皆以曰若稽古連
下二字讀何獨臆定一斷句以爲大禹謨生隙乎孔傳孟津地名段氏
欲附合閻氏孟在河北之說則於孟津下增一孟字曰孟津孟地名而
傳文實無孟字則誣爲後人所刪陸氏序錄云范甯變爲今文集註此
言先本古字案此古字即漢隸范甯變爲今字案此今字係今楷書不待至衛包始改也
段氏乃言今字係古字之訛反議朱彝尊引爲今文之誤夫使范甯所
變者者爲古文則是先本用今字至范甯翻變作古字矣其可通乎我
其試哉句上無帝曰二字蓋今文本如是也乃段氏翻謂二字漢時今
文所有而孔本襲之引史記論衡皆有堯曰爲證不知史記論衡乃用
堯典古文說段氏未之悟耳孟子放勳乃殂落謂姚方輿易作帝字不
知帝曰欽哉帝曰格汝舜亦不如孟子所引放勳曰之例豈亦姚方輿
所改邪此明明孟子易帝爲放勳且易三載爲三年堯時固無年稱也

段氏亦謂惠定字於三載汝陟帝位改載爲年大誤而獨於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謂此載字當從馬鄭本作年反以僞古文守爾雅周曰年之例太拘不知馬鄭雖號古文實多雜以今文其作年字或是今文本如此至古文讀應爾雅當作載不作年卽此一字而其爲古文之原本與否可立辨也段氏既著古文撰異何獨昧此義緣有一僞古文之見亂於胸中不暇致詳耳然段氏雖不能識古文之真猶能辨攻今文以及古文者之妄如孫淵如謂說文虞書予乘四載下有水行乘舟四語爲僞孔所刪段氏則以此四語乃自古相傳書說非尙書正文孫氏又謂左傳引書曰惡之易也四字爲僞孔所刪段氏則以此四字乃隳括盤庚汝不知吉言以下七十餘字蓋以其詞繁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此則其論之最當者愈於孫氏遠矣

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

孫星衍著尙書今古文注疏何謂今文伏生二十八篇是也何謂古文

馬鄭三十四篇是也伏書與馬鄭文字多異篇數訓詁亦殊今合伏生馬鄭爲一凡馬鄭所分之盤庚顧命仍依伏本而訓詁則用馬鄭體例已龐雜而無稽至其刺取書傳升爲注者一謂司馬遷古文說不知班固所稱者只有數篇其餘多采雜說不必卽爲古文也一謂伏生尙書大傳及三家今文說不知大傳爲張生等撰三家今文各有異同不皆卽爲伏生師說也一謂馬融康成多本衛宏賈逵是孔壁古文說不知衛所傳賈所注爲杜林本史不言出於孔壁況賈或與衛異鄭或與馬異豈孔壁古文有數說也且徧采古人獨不及宋謂無師傳恐滋臆說而又錄 本朝閻惠王江段氏之書不知是數人去古益遠何所師承徒以濫引繁徵附會穿鑿臆說更不勝其多也背後案之列孔傳而反取近今雜亂之書殆劉歆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者乎其最謬者段玉裁以五子之歌卽五觀觀之爲歌謂子之歌三字爲觀字誤文猶市之爲呂費之爲盼作僞者泥於歌字造爲五章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孫氏以爲有識

之言且謂啟子兄弟五人更立必是兄終弟及安得同時作歌不知五子之歌篇名明見書序子之歌明爲三字何能認作一字史無啟子兄弟五人更立事兄終弟及是殷商系次考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少康崩子杼立此載諸傳記者五人何嘗兄弟更立何以不可同時作歌此真臆說之尤者也謂旅獒太保僞傳以爲召公周書史記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不知前人明言史臣據其卒官書之若就克殷而論武王現在當時亦必無武王之稱也謂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鄭注三監管叔蔡叔霍叔而孔傳不及霍叔爲非不知注書各有詳略序又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序亦不及霍叔孟子亦云周公使管叔監殷不獨不及霍叔並不及蔡叔安得獨以之皆孔傳也書序另作一卷采錄傳記雜說爲古文經如以墨子啟乃淫溢康樂一段爲五子之歌之經以鄭注籛厥元黃昭我周王爲允征之經以左傳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四句墨子我於夏人矯天

命五句爲仲虺之誥之經以史記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一段爲湯誥之經又明知其有功於民於字非古文所有亦是雜說確據乃以爲於乃傳寫之誤至於秦誓已亡既稱不敢湊集佚文何以又用史記及書大傳其中有雜說有訓詁何名爲經是僞之中又加僞矣且復輯孟子緇衣爲古秦誓乃又引周禮太祝疏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又引漢書郊祀志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傳于亡窮又引劉向說苑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不知誰何之秦誓而皆輯作秦誓經自我作古名實混淆是真作僞之尤者矣而乃以之攻孔本之僞乎王劭力駁其書有以哉至其所輯古文尙書馬鄭注十卷逸文二卷尤謬尤劣其論見於卷後云

尙書紀疑四卷

尙書紀疑四卷不詳撰人姓氏其書屢引黃鎮成曰云云接言竊疑

其人爲黃冕也於古文今文皆謂其有錯簡脫簡率意更定著之於篇於是五十八篇之書幾無完冊蓋沿宋人移定康誥洪範武成舜典之例而拓充之是不知漢志明言劉向以中古文校脫簡者爲酒誥召誥也酒誥召誥之外不云有錯簡有脫簡也就令向所校者只及漢所立之今文而其子歆親典蘭臺祕書欲立古文傳問民間外內相應亦不聞有以錯簡脫簡爲言者乃至王柏始以孟子所引逸書妄增之於所指脫簡之下冕於是復以傳記所載逸文按其簡之行數割裂而補綴之竄亂古籍莫此爲甚惟其言不以古文爲全僞祇以金縢一篇爲僞謂漢志注所云後又亡其一篇者卽金縢今之金縢非伏生真本乃其徒造以足二十八篇之數者在當時已不能行故漢志少此一篇至梅頤喜多而誤收之可謂以杜撰爲故實矣其書至不足道而所論亦有切當不易者如據語類謂朱子疑孔注非有疑於經據左傳率彼天常孟子造攻自牧宮謂古人若撝拾經傳則當不遺一句不易一字謂郝

敬以二十五篇爲清淺鬆泛非知古文者以其邊幅整齊如揭日月行康莊反指爲僞然則尙書必不可解不可讀而後爲眞闢郝氏所論之謬其言皆先得我心故吾旣摘其竄定古書之失而亦不沒其一節之善也

孫喬年古文尙書證疑四卷

孫喬年著古文尙書證疑皆襲梅賾郝敬閻若據各家成說惟據史記攻古文謂本紀世家絕不引用二十五篇語是不知史遷皆據漢時所立之今文班氏於其從問之古文已分析言之也乃孫氏亦引漢志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而偏不信漢志武帝末得古文尙書一語一書之中有信有不信蓋惟取其合己私也又不信劉歆移博士書古文尙書在天漢後獻之一語反謂毛奇齡強據年月爲鑿空試思劉歆去天漢纔數十年明著獻書年月以移博士此乃同時共聞共見之事豈敢妄說而移以責人者毛氏據漢史爲言何爲鑿空不知孫氏

復何所見爲劉書之不可據也若據太史公自序謂天漢獻書越太始四年而卽選征和巫蠱之變以毛氏之言不可信毛氏冤詞厯引史記所載巫蠱事在征和後者不一而足孫氏豈未之見邪至謂晉書所載鄭冲古文傳授疑作疏義人僞撰而孔穎達承用是不知舊晉史至唐猶存隋書正義皆孔穎達同修隋書不載而正義載之兩書分見蓋詳略法也閻惠輩不信馬融忠經至孫氏則以忠經所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旌別淑慝反以爲此真古文所有而今之二十五篇附會此語成之蓋猶是閻惠輩顛倒本末之計而援据特徵有異同耳陳第謂諸傳記所引二十五篇語皆坦明無有艱深險澀孫氏則以皋陶邁種德昆命于元龜闢石和鈞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諸語何嘗不艱深險澀何以傳記所引用之外二十五篇並無一語艱深險澀云云是不知此數語何嘗不坦明若必以爲艱澀豈有

異於傳記所未引之尙克時忱乃亦有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辟以止辟乃辟敝化奢麗臣不命其承等語邪且傳記所引亦何嘗無坦明者如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念終始典于學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等類此豈左袒古文者所能譌張其說邪所更謬者妄定書例謂當列今文二十八篇及百篇小序於前而以孔安國大序冠古文二十八篇於後爲復漢儒本來面目試思漢儒二十八篇今文已不傳古文只有五十八篇無二十八篇後漢古文亦只有三十四篇非今文之二十八篇今康成三十四篇之古文亦不傳所傳者唯安國之書孫氏若不信此書將更何所據以還漢儒之面目邪且孫氏既以大序冠古文二十八篇矣大序與古文同出大序不僞何以其經獨僞邪進退無據矛盾滋多乃自云欲以其說請之於朝著爲功令也不亦偵哉

古文尙書辨惑卷五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吳棫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辨曰案吳棫有書稗傳十三卷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訓詁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朱子自言未全見其書朱彝尊經義考亦云未見而謂疑古文者自才老始吾就其所說考之謂安國爲隸古一簡之中當有不可知者是猶疑安國爲不識古文也夫科斗雖廢他人不識安國爲漢名儒豈有不識之理杜林得西州古文許慎說文一字載數古文皆能詳其義訓辨其形聲安國之學豈出杜林

許慎下哉顧其字太奇古閒有一二疑似安國已自云以伏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矣其弗可知以待能者慎重如此豈猶有後世率臆私定之弊今日定其可知安國豈自欺者哉吳氏曷爲疑焉至謂作書本意難以盡求此可以言傳不可以言經經依文寫定豈有乖差傳注得失與經無涉吳氏疑之吳氏亦未嘗僞之也吳氏又謂四代之書伏孔定爲二體是並今古文而疑之不知書各有體易爲四聖人之書其辭精潔四聖人同一體也詩爲十五國之風其辭藻采十五國同一體也禮雜出周秦漢儒之手其辭嚴密周秦漢儒同一體也尙書亦然若辭有難易朱子云其艱澀者多雜以方言其坦明者經史臣潤色氏吳殆猶未及知此耳宜其有二體之疑矣但吳氏嘗謂梓材爲洛誥中書後半截乃臣告君之詞是其於今文固當疑之矣朱氏謂才老專疑古文非篤論也

王柏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以世所傳夏商誦高盤匱之類舉無

所謂科斗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不計其說之不可通也既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書哉於是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今文也且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朱彝尊曰古文之存於今者惟峴嶼禹碑奇古難識餘如壇山石歧陽獵碣皆與大小篆不甚相遠竊意孔子雅言者書當時誦習授受未必用科斗之文何獨孔壁所藏書與論語孝經悉科斗文字安國書序作僞者藉此欺人魯齋王氏疑之當矣

辨曰王氏疑古無科斗書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皆古字也許氏說文敘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鄭康成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據此則壁中有科斗古文班固志之許慎序之鄭康成贊之豈由孔安國一人作序以耀孔壁之藏哉且科斗之書不獨孔壁有也按晉書束皙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其字頭繩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此科斗之出於晉者也又案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云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此科斗之出於齊者也今王氏謂世所傳夏商補鬲盤匜之類無所謂科斗形是殆未之考耳說文序不云乎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所謂古文者倉頡體書也至作科斗形唯漆書竹簡始有之蓋漆乃膠黏之物施於竹簡滯重難行故頭繩尾細形似科斗若金石刻畫安能有是形哉若謂安國以今文考

定未必可知則史記亦云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矣然而孔子他書
流傳至今者不聞有科斗字何也鄭樵曰易書詩春秋皆有古文自漢
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信如斯言其
非安國之張皇以欺後世明矣而朱彝尊猶曰孔子雅言當時誦習授
受未必用科斗之文是舉漢志說文鄭贊而一概抹之也余謂是說也
唯王氏鳴盛得之其言曰史籀大篆與倉頡古文異然惟孔子六經用
古文蓋籀文爲周時世俗通行之字孔子好古故用古文夫王氏雖攻
古文猶能知科斗之不僞是其一善之不可揜云

王柏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
伏生之所有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
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
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
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澀之則是原本已如此

之艱澀而非伏生之訛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授之說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證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

辨曰向來攻古文者皆於難易間致疑今王柏曰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是則難易之疑可不煩言而解矣乃猶有不能釋然者謂伏生之耄不能無訛疑安國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噫誤矣王氏不讀漢書藝文志乎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案三家經文者伏生之今文也中古文者孔安國所上之古文也安國雖以今文讀古文而志又云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以考云者正其兩相參證處也唯其兩相參證故其本獨完善上

之中祕劉向乃得以校伏書之訛至其辭之艱澀則其原文本如此也今王氏反謂十三篇之艱澀非孔壁所有而不知劉向校書時艱澀如召誥酒誥之屬以審其篇目而著之猶得謂非孔壁所有乎況劉歆亦云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乎夫攻古文者疑其增多之二十五篇耳茲並其同於伏書之二十九篇而亦有違言此論一出梅賾祖之遂謂安國爲偽造壁文於是所攻不在梅賾而先在安國皆此一言不智啟之也

吳澄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秦誓共二十九篇張霸爲古文書二十四篇之書雖在而詞義蕪鄙不一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漢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廢不復行惟有孔壁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

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辨曰古文自漢至唐歷數千年大儒輩出無一人稍疑其僞者蓋其時典籍具在師儒傳授聞見最真無所容其訾議自宋元以來去古日遠無所證驗惟據孤文隻義妄相窺測遂臆決爲僞書而作俑以發難端者實自吳草廬始問其何據則以傳記所引收拾無遺爲辭嗣是祖其說者梅氏鷟則指爲蒐竊閻氏若璩惠氏棟則定爲采輯繁稱博引倒置本末皆自吳氏收拾無遺一語啓之而不知吳氏之說誕而不可信也彼謂古文收拾無遺試以左傳驗之則所遺正復不少如昏墨賊殺皋陶之刑聖作則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數語是皆注爲逸書者何以古文無之也善乎尙書紀疑曰夫摭拾經傳則當不遺一句不易一字

如左傳有惟彼陶唐帥彼天常乃六句而撻拾者肯獨遺天常一句乎
孟文有天誅造攻自牧宮而伊訓云造攻自鳴條可謂撻拾孟文乎此
皆事理之明白易見者自學者好爲異說不復平情按理比例通觀遂
若吳氏之說爲不可易試取今文與各經之見於傳記者律以吳氏所
云恐皆不免收拾之誣也昔人謂古文辭富而備義宏而雅吳氏獨譏
其平緩卑弱未免目不識寶第其疑千年古書何以字畫略無脫誤文
勢略無齟齬孔序不云乎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送上官府藏之
其脫誤齟齬爲何如者此特偶完者耳且爲隸古定本隸古雖亡文詞
尙具劉歆身典祕文親加考驗中外相應自漢至晉師儒授受各守所
傳非如曩時藏諸壁中致有磨損卽間脫誤一二亦必經諸儒校正不
問可知各經皆然何獨致疑於尙書也至其餘謬說尙多張崇蘭駁之
曰謂唐人爲梅氏書作疏自是三家今文廢不復行不知三家之書亡
於永嘉並隋經籍志亦未寓目也謂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

辨是胸中并今古文篇目而無之也且既混淆莫辨矣又何以云伏書詞義古奧梅書平緩卑弱乎數語之中贅亂如此是足爲善識文體者乎觀者可以悟矣

王充耘曰古文禹謨一篇深有可疑蓋禹與皋陶舜答辭自具見於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曰孜孜帝慎乃在位此卽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雖記事不一而先後佈置皆有次第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爲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

辨曰書乃史官所作或紀言或紀事或言與事並著於篇無定例也大禹謨乃紀禹相舜事若謂禹皋陶舜問答已盡於思曰孜孜帝慎乃在位數語豈禹相舜數十年僅數語已了而不容更贊一辭邪篇中首陳祇

承之謨在於克艱舜深然之而歸美於堯益因舜以克艱歸堯因贊堯以勉舜此正君臣交儆之辭何謂非謨禹因益言遂明天道禍福見不可不克艱以終陳謨之意益因禹言惠迪復舉所當惠者以廣克艱之義禹歎益言而復陳謨於舜舜復推念事治而歸功於禹於是舜命禹以總師禹乃讓皋而歸功於舜舜復因皋歸功於己而申美之仍欲禹之攝位並傳以治天下之道禹於是受攝位之命任征苗之責而仍以格苗爲舜功以終祇承之局首尾貫注次序井然何謂雜亂無序乎王氏徒見舜典有攝帝位事以爲總師必屬之典誓命有征伐事以爲征苗必屬之誓信如其說則舜有序五刑一段當名之爲虞刑有命官數段當名之爲虞官矣夫史臣作誓但紀一代之事後人乃作序以名之非先有一定格式如後世詞章家先有題目後有文章者自王氏創爲此論郝敬因之遂有古文不切題之說所見抑何陋也獨是禹謨一書名理格言層見疊出先儒以爲帝王之治法心法咸備於是王氏何人

妄皆爲雜亂無章殆幾於侮聖人之言矣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尙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古奧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

辨曰論古最忌顛預謂商周遺器銘識皆類今文書則必援數條以證之奈何故張其辭而竟無有也謂禮記尙有突兀不可解處而禮記中所引古文不少如學記之引兌命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文王世子之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坊記之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表記之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緇衣

之引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引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裘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其辭何嘗不平坦整齊豈禮記所引亦僞書邪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案伊訓原文爲造攻自鳴條朕諫自亳孟子引爲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此古書之異文何平易艱深之足云邪况孟子所引古文實有不艱深者如交鄰章之引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伐燕章之引仲虺之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仁則榮章之引太甲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宋小國章之引泰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好辨章之引君牙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敗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萬章問章之引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堯以天下章之引泰誓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何嘗不如伊訓篇之平易邪夫古文商書如太甲伊訓說命比之周書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等篇誠平易矣試比之無逸洪範牧誓金縢當相埒也且商書如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等篇以今文而亦平易如此鄭氏其何所比例邪大抵以難易疑古文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以耳食以目論者也

梅鷟曰孔穎達引謚傳云外弟梁柳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自漢世三國西晉人未道及孔傳一字况爲五十八篇作世紀一書乎

辨曰梅鷟著尙書譜以皇甫謐不任授受之迹古文當其僞造四庫提要駁其無據是也前漢行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注後漢行杜林賈馬鄭注孔安國傳唯膠東庸生一脈孔僖世世子孫習之耳未立學官世不大行載在簡編昭然共著漢儒多重師法故孔傳多所不及唯張平子賦注偶一引之至三國魏晉朝代相接其引古文也魏則高堂隆引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語蜀則諸葛亮引旅獒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語晉初武帝立博士十九人已有古文孔氏見荀崧疏故張華博物志引犬四尺曰獒語出孔傳郭璞爾雅法亦引之璣山海經注又引孔傳鳥鼠共爲雌雄語此皆西晉人也何嘗未及孔傳一字且皇甫謐生於漢末魏初而仕於晉太康三年已卒正是西晉人也以西晉人著書引孔傳而謂西晉未道及孔傳一字朝代尙不之考而乃妄議古籍乎

梅鷟曰太甲說命泰誓古人所引者多矣蒐羅不盡將復有馬融輩之辨首尾衡決將莫掩文理之不貫故不若分爲三篇則盡於蒐羅易於接續也不析盤庚爲三篇恐人以今文例之而覺其非類也辨曰梅鷟此言非也凡文分析之篇強合之自然不貫若謂爲蒐羅接續計試思今文尙書中其篇幅長短有與太甲說命泰誓相懸絕者乎獨怪梅鷟既以說命爲僞造者所分何以所著尙書譜中鄭康成禮記

註考引學記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注云兌讀爲說字之誤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是說命本有三篇不獨書序載之康成亦明注之何忽指爲東晉人所分析豈並其尙書譜所引者亦忘之乎梅賾又云不析盤庚爲三篇恐人以今文例之而非類則是今文盤庚亦係僞造者所分何以梅賾著尙考異論盤庚篇引鄭元云盤庚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又引史記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又斷之云則史遷鄭元皆已依先漢古文也據此梅賾固知盤庚原有三篇爲史遷鄭元所引及何忽指爲東晉人分析以掩古文之迹乎一人之言前後乖異如此舉此兩端而太甲泰誓之分析不待辨矣噫梅賾謬妄種種何啻若璩惠棟王鳴盛孫星衍輩猶奉作不刊之典爭相祖述以著爲書乎

梅賾曰孔穎達曰李頤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頤何由爲此言然按西漢古文僞也東漢古人不

僞也但秦誓十六篇實出於安國安國故爲作傳不獨安國作傳至杜林賈逵馬融鄭元等猶相繼作傳不已今反曰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余因知昔人冒安國之古文而又假安國之敘傳者亦以安國會傳秦誓十六篇於西漢時故也不述安國之舊業人不信之矣微李暉所引則安國之舊業皆爲晉人穎達一切沈沒之矣其誰知之

辨曰僞秦誓行於漢馬融所親見而疑之者也馬融知有真秦誓而不見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則其所見之秦誓何得以充無師說之十六篇哉且融明言十六篇無師說若爲十六篇之真秦誓作傳何云絕無師說也蓋僞秦誓漢時立於學官故馬鄭注之杜賈要不聞有注也漢時有兩秦誓孔安國皆習之據李容所引則安國亦兩傳之矣說見前何以一人兩傳之故遂以學官所立之僞秦誓而混爲出自孔壁之真秦誓哉且馬融雖注之而其書序則云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鄭

元注坊記引泰誓予克受敷語云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王肅注
泰誓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自漢以來儒者皆以偽泰誓目之知其
非孔壁本也至梅鷟首發此論不以爲得自民間而以爲出自孔壁彼
既知馬融鄭元等相繼作傳何獨不知諸儒所論泰誓之言乎大概梅
氏之尙書譜尙書考異專造故實肆爲臆說有如此迨本朝閻若璩王
鳴盛諸家卽據梅鷟之言爲典故閻氏既假鄭注二十四篇之偽書而
其中亡武成一篇其數不符乃卽以其偽泰誓一篇補之說見後自我作
古其扶同作僞有如此獨是李容所引孔傳今已不傳孔穎達亦不見
之尙不知其實作何語乃諸儒於確有徵驗之孔傳則疑之於茫無蹤
之蹟孔傳則信之誠不知其何心也案王鳴盛尙書後案泰誓一篇出於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後皆有一篇之
其孔氏傳書也但其文有遺落者凡於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後皆有一篇之
故馬氏以爲疑而鄭亦云民問得王亦云後得馬鄭王皆不爲之注則不斥多
有僞明矣據此則王氏亦疑爲梅鷟之書以爲泰誓近得非其本經乎乃王氏造
云得自民間王肅不以爲僞鄭王注以之泰誓近得非其本經乎乃王氏造
爲文有遺落之書當日馬鄭王注以之不書其有遺落也今經僞泰誓尙有

存者孫氏星衍輯之其中於書傳所引泰誓亦絕無片語王氏雖影射其辭而無如其不可假借何也且王氏不獨誣孔壁並誣伏壁漢史明載伏書二十九篇泰誓得自民間而乃云伏書有泰誓伏生何嘗傳泰誓也哉

梅鷟曰孔安國爲泰誓作傳其手筆也李容所引是乃明證孔穎達詆容而不知信是其罪也

辨曰梅氏不信孔安國爲真古文作傳而偏信其爲僞泰誓作傳豈孔安國注書僅注三篇泰誓邪夫孔安國爲泰誓作傳既徵於李容所引而孔穎達謂安國既爲古泰誓作傳不應復爲今泰誓作傳不知今文盛行之時泰誓已立學官前漢人人習之安國安能不依令甲習之是安國固見有兩泰誓也夫古文與今文同異者既以今文讀而參定之矣是其註古文猶注今文也惟今文泰誓不與古文泰誓同其書又爲學官所立於是各加注以兩存其說觀於馬鄭皆知有真泰誓如今日亦於今文泰誓加注可見經學家注公羊亦注穀梁不礙其均爲春秋也孔穎達徒見安國注古文泰誓不信其亦注今文泰誓其見固拘而梅鷟方攻古文卽藉此以

爲穎達罪案且據此以爲僞古文切證其見之陋實有甚焉或曰古文泰誓既出則今文泰誓僞矣孔安國何爲而復注之余曰當時實有兩泰誓梁武帝曾言之一朝之事有正史有閏史是故一春秋也而左傳載之國語復載之一漢事也而班固紀之荀悅復紀之况此乃周龍興事蹟國史著於實錄私家亦多纂述雖經秦火至漢世後先並出古文泰誓義正詞醇是國史體故爲經傳所引今文泰誓雜記符端是野史體原行民間故河內女子得之婁敬董仲舒亦先聞之要皆當時之書特不出自孔壁耳若主此以僞古文則失之矣安國見而兩注之也有以哉

羅喻義曰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採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孔氏古文吾不能知而采傳序作首尾猶百兩也庸瘡乎或曰書何以有僞也曰漢時有經學各欲名家至有行金易中書漆經以合其私說者而人主以尙書爲樸學不好懼且中廢汾陰寶鼎周漢孰

辨是以趨爲僞而不辭

辨曰自張霸僞造百兩篇後之攻古文者皆援此爲口實其所據采輯補綴之說實主於此而不知其事固不可同年而語也凡辨真僞必先審得失古文二十五篇昔人謂其辭富而備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今張霸之書史則謂其篇或數簡矣若古文之辭富而備有如張霸之篇或數簡者乎張霸之書史又謂其文意淺露矣若古文之義宏而雅有如張霸之文意淺陋者乎張霸之書劉向以中古文校其非是矣今之紛紛攻古文者果別有一證驗之文以校其非是乎抑但憑私臆之見以斷其非是乎且古文之在漢世亦未嘗稍容售其欺也成帝求能爲百兩篇者張霸旣以僞造黜矣其後古文旣出劉歆復以中祕校之傳問民間外內相應而後請立於學非有如汾陰寶鼎周漢莫辨者也迨至晉世武帝好古始立孔氏古文於學故祕府有古文尙書經文永嘉之亂傳亡而梅賾上之其時祕府有古文民間有古文諸儒

授受有古文不知又何時可容售其欺者乃攻古文者徒執張霸采輯傳記之空言而無向歆證驗區別之卓識因疑生誤因誤生果穿鑿附會一唱百和無非毀經誣聖之談而已可慨也夫

古文尙書辨惑卷六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閻若璩曰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楚元王傳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夫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尙書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也後漢書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寶愛之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衛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鄭康成爲之傳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尙書一卷雖不言篇數然馬融書序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尙書篇數之見於東漢者又如此也此書不知何時遂亡東晉

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尙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

辨曰凡僞書未有不先考其篇數而造之者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馬融書序皆云得多十六篇東晉人非不讀漢書非不見書序苟欲造僞書則必特依其篇數以爲之如正義所云張霸之徒僞造以足鄭注之數此固事之易知者也乃逸書只十六篇東晉人必多造數篇以明與之牴牾爲計之拙當不至此觀於桓譚新論云尙書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始知竹簡之物分併不同各有取義唯其篇數之不齊益見不關僞造之迹余讀四庫書目所載古今篇卷數目前後不齊者十之七八皆非僞書余不及多引今漢學家主鄭氏請卽就鄭氏書引一條以明之如鄭司農集尙書大傳序云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案四十一篇與漢書藝文志

合而康成所詮次者乃有八十三篇則是數目懸絕必是康成所得已增於前然康成不以此議尙書大傳之僞也康成考書平允如此何師康成之學者乃區區以篇數之多寡定古文之真僞豈康成猶不識數邪其亦可以悟矣

余另有古文篇數考漢志古文十六篇說見前

閻若璩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册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不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

辨曰鄭康成所注古文後漢書謂賈逵作訓馬融作傳其與之合固宜然隋志卽載其唯二十九篇則是與劉歆之十六篇殊不合矣閻氏之

意特以僞足鄭注之二十四篇謂卽劉歆之十六篇耳不知劉歆所引

畢命

見漢書律歷志

二十四篇無之母論此畢命之同異而古文之必有畢命

可知二十四篇既無畢命其非劉歆之十六篇亦可知惠氏知其如此於是改二十之間命謂問當作畢意以強合於劉歆皆彌縫閻氏之說而不自知其誣者也賈逵受父業固見有兩古文乃不爲其父綴古文作傳而爲杜林古文作訓則雖數爲帝言古文與經傳爾雅相應而究其行於時者乃杜林二十九篇之古文非其父綴五十八篇之古文也不然前漢平帝立古文十六篇於學漢亡旋廢不聞後漢之復立古文也閻氏不明於後漢古文歧互之故妄意漢史所載古文遂行者當有五十八篇於是以僞足鄭注之二十四篇無端牽合劉歆賈綴以冒爲安國之授受且皆孔穎達不應斥爲張霸之徒僞書夫張霸成帝時人僞造百兩篇載在漢史穎達豈不知之所謂張霸之徒者猶言造僞書徒黨張崇蘭云如孟子所言舜之徒瞽之徒是也然則孔穎達何嘗不

信漢儒授受之古文特不信偽造是註之古文耳且古文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閻氏既知之矣何以梅本古文如商田祀周曰年與爾雅訓詁相應者反斥爲太拘而於今文泰誓與經傳不相應爲馬融所疑者反據以補二十四篇之偽古文誠不知其何所取義也噫不合者強以爲合本合者反以爲不合其竄亂古籍任情顛倒是非有如此

閻若璩曰予之辨僞古文喫緊在孔壁原有真古文爲舜典汨作九共篇二十四篇非張新僞撰孔安國以下馬鄭以上傳習盡在於是大禹謨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則晚出魏晉閒假託安國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脫依傍之分明節節皆迎刃而解矣不然僅以子史諸書仰攻聖經人豈有信之者哉曾寄與黃太沖讀一過歎曰原來當兩漢時安國之尙書雖不立學官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上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

辨曰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據孔穎達疏爲僞造者以足鄭注與鄭注之杜林無涉也案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楊倫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又李延壽云齊時儒士罕傳尙書之業徐遵明兼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同仁及渤海張文敬李炫河間權會并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又陸德明云今馬鄭所云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又王應麟云馬氏尙書注本之杜林漆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又孔廣林尙書鄭注序云古文者以林於西州得漆書文與伏生書小異維時古文未發學者卽以漆書爲古文然馬鄭所注未增多於伏生也據是數家之說皆言馬鄭所注古文與安國古文迥不相涉閻氏何得謂孔安國與馬鄭所傳習盡在於是乎且馬融書序自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無師說者師不以是傳弟子亦不以是習也馬融方自明

其傳習不在是而閻氏乃誣其傳習盡在是非孔壁本而冒爲孔學則是假托安國之名不在晉梅氏而在今閻氏也惟其認漆書本爲孔壁本根柢先謬故議論皆誣猶得自矜爲根柢在手可以攻二十五篇之古文乎黃太沖不加詳考隨聲附和古文立於漢平帝時而云兩漢不立學官閻氏猶不敢直言梅賾僞造但懸空臆斷之曰魏晉假託而太沖則云梅賾始僞其智又出閻氏下矣

又曰閻氏於僞古文二十四篇原不知有篇目只因讀孔疏而得之孔疏既斥爲僞閻氏親見其書猶可言也乃其書隻字不傳於後其爲當時僞而黜之可知閻氏未覩其書一詞未窺其字一畫只是陰據孔疏復明畔孔疏遂鰓鰓然號於眾曰予之辨僞古文喫緊在孔壁原有真孔文爲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一似親見其書之出於孔壁也者豈不怪哉譬如某山出一燕石夢不見其形而語於人曰此寶玉也其可乎且閻氏徒以劉歆班固有得多十六篇語竊意孔穎達所分恰與

十六篇合不知以時代亡篇覈之其數仍不合也正義本言鄭三十四篇益以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若在鄭以前尙書只有二十九無三十四篇益以二十四篇纔得五十三篇耳其不合者一若在鄭以後則二十四篇有武成咸有一德二篇皆鄭所注爲今亡者去此二篇爲二十二篇合之三十四篇纔得五十六篇耳其不合者二且僞造此二十四篇原以合於劉歆之十六篇而劉三統厯所引有畢命篇羣儒以劉歆所引皆古文此二十四篇中並無畢命其不合者三在僞造者不過掩摭以合其數而不知已露破綻如此馬鄭實未夢見其書閻氏遽斷爲安國以下馬鄭以上傳習盡在於是獨誣安國且誣馬鄭矣如此僞書前人方呵作賊後人乃認爲子吾故曰其根柢之先謬者此也

閻若璩曰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去東晉元年尙百餘年古文尙書之亡當卽亡於此百年中後讀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伏

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予然後知古文尙書自鄭康成注後傳習者已希而往往祕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於都尉朝司馬遷數人而中祕之古文故具在也故嘗爲之說曰古文尙書不甚顯於西漢而卒得立於學官者劉歆之力也雖不立於學官而卒得大顯於東漢者賈逵之力也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尙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也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浸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尙書豈其時已錮於祕府而不復流傳邪何未之及也然果祕書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爲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祕府所藏之區區簡冊邪故古文尙書之亡實亡於永嘉

辨曰鄭康成未見孔氏古文之增多篇則古文之存亡於康成無與也孫炎爲康成弟子其師尙未見其弟子更可無論矣西漢自傳安國本東漢自傳杜林本賈逵與康成所注者杜林本耳杜林本二十九篇安國本五十八篇源流既殊篇數多寡亦異鄭氏之學自漢至齊陳猶行迨隋唐始微晉世祕府所有乃孔氏五十八篇之古文非鄭氏二十九篇之古文也閻氏析孔鄭之學不明并隋志而亦誤會之獨不觀志下文又有唯二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之言乎隋志剖判如此明白而猶意存朦混何邪今謂出於賈逵者卽安國本則漢書固明言逵所訓爲杜林本不言爲其父賈徽本也且逵嘗以三家今文教授矣豈出於逵者皆孔壁中本乎至古文雖祕府所有何嘗不私自流傳在西漢則劉歆請立於學在東漢則孔僖世傳其業在魏則王肅竊見孔傳至晉則鄭冲皇甫謐梁柳蘇愉以至梅賾古文授受源流厯厯可考也閻氏只信今文之授受而不信古文之授受以不亡爲亡皆由讀隋志而

未得其解故也

又曰凡考古事必據古書可信則皆信之謂古書有不可信則必有他書以奪之閻氏既誤會隋書經籍志古文亡於永嘉之亂是以祕府之本爲已亡也閻氏以爲可信者也而隋書繼言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是民間之本未絕也隋志不言其僞也同爲一書所紀閻氏信其亡不信其存何所見而隋志之忽不可信邪母亦隋唐以前有他書之可證邪而究何有哉夫梅賾之上古文傳與伏生之傳今文何異考晉武帝卽位立古文孔氏經永嘉四年之亂以至元帝繼立中間相去不過七載時代未久諸儒尙在猶易證驗若伏生所傳去秦焚書且近百年其書亦得之僅存者人初不之疑也而獨疑一梅賾何哉

閻若璩曰牛宏厯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及余徵之兩晉益合祕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尙存故經籍志云晉祕府

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李充以昴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余因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銍之言殆謂是歟又案東晉元帝時梅賾上書者草廬之言實從孔穎達舜典疏來與經籍志合但穎達又於虞書下引晉書云前管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前字疑訛不然前晉祕書見存僞書甯得施行邪且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之立似卽在斯時

辨曰荀勗錄當代藏書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元帝初李充以舊簿校之才十之一此統舉眾籍而言未嘗一及古文尚書也若謂經此大厄孔氏尚書當不存則鄭氏尚書何以存邪且安知所存十一之中而古文尚書必不在邪閻氏引此爲古文實亡之證是直有意毀滅古文而欲李代桃僵矣且其言曰前世之事無不可考所患學者觀書少而未見

閻氏既自詡爲觀書之多而所引以爲證者仍屬影響附會之詞不能實指一確據以定存佚雖多亦奚以爲哉但彼既知引晉書荀崧傳元帝置尙書孔氏一人矣獨不見荀疏追述孔學之立在博士十九人中爲武帝受命初邪此乃西晉孔鄭並立確證何以讀其書未通其解可見考論古籍不徒在讀書之多而尤在讀書之細也

閻若璩曰桓譚新論曰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

五當作六

卷爲十八

十上脫五

篇古逸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有二十一卷蓋論之林藪文之淵海所云卷數篇數章數皆與漢志合其小有不合則傳寫之訛如漢志與訛爲學十七訛爲七十之類世有劉敞自能正之予尤愛桓譚作於建武以前武成篇尙存故不曰五十七曰五十八亦足見事之眞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牴牾也

辨曰閻氏之攻古文尋其僞證不得於晉唐人書則駁之如孔穎達義疏所引晉書是也於漢人書則改之如桓譚新論所載卷數篇數是也

夫書中數目字豈容謬脫其所以異於漢志者經文無異而篇卷之分併不同耳卽此可悟孔書二十五篇增多之故閻氏非不知之而必證成其僞恐人援以爲據乃先於新論所紀四十五卷則改之曰五當作六十八篇則改之曰十上脫五明與漢志不合乃矯誣其辭曰卷數篇數皆與漢志合其小有不合則傳寫之訛案桓譚新論已亡惟太平御覽引之不言有脫誤閻氏專改古書以伸己說且復緣飾其詞曰予尤愛桓譚作於建武以前武成篇尙存故不曰五十七曰五十八夫桓譚所紀只有十八篇曷嘗有五十八篇之數哉僞造事實以欺人猶侈然曰事之眞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也於是王鳴盛和之於所著尙書後案引桓譚新論徑作五十八篇是直以閻若璩爲桓譚矣豈不謬哉

閻若璩曰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其於古文似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分曉者又曰尙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

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愚請得而誥之曰尙書諸命皆易曉固已然所謂易曉者則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罔命皆古文也故易曉至才涉於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便復難曉尙書諸誥皆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者則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皆今文也故難曉至才涉於古文爲仲虺之誥湯誥便又易曉此何以解焉豈誥出於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於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邪豈命出於武丁成王之際者易曉而出於平王之東者難曉邪不特此也顧命出於成王崩康王之誥出於康王立相距才十日以同爲伏生所記遂同爲難曉尙得曰命易曉邪不特此也周官誥也出於成王相距雖未知其遠近以同爲安國所獻遂同爲易曉尙得謂誥難曉邪論至此雖百喙亦難解矣

辨曰文有二體曰平曰奧平者多而奧者少平者易而奧者難無古今一也尙書亦是故五十八篇中其文之奧者纔十三篇如盤庚三篇

康誥大誥召誥洛誥酒誥多士多方微子呂刑昌黎所謂三盤八誥詰
山啓牙是也其餘四十五篇皆文從字順人人易曉間有一二僻澀今
文有之古文亦有之今文中如方鳩僝功象功滔天丕平富不務究侵
戎我國家純汝多修扞我于艱杜乃獲斂乃甯無敢傷牝等語古文中
如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若藥
弗瞑眩厥疾弗瘳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往省括于度則釋辟以
止辟乃辟等語是也今閻氏謂說命蔡仲之命畢命問命皆易曉而顧
命文侯之命才涉今文便難曉今觀顧命一篇除叙制度外其命詞上
截自嗚呼疾大漸至冑貢于非幾止下截自皇后憑玉几至以敬忌天
威止文侯之命一篇除侵戎我國家純句外自父義和起至用成爾顯
德止其辭之顯易何嘗異於說命蔡仲之命畢命問命邪閻氏又謂盤
庚康誥大誥酒誥召誥洛誥難曉而仲虺之誥湯誥才涉古文便易曉
豈誥出於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於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豈命出

於武丁成王之際者易曉而出於平王之東者難曉不知今文如堯典
皋陶謨益稷唐虞書也禹貢甘誓夏時書也湯誓高宗彤日商湯武丁
時書也西伯戡黎牧誓洪範金縢無逸周初書也何嘗不皆易曉豈亦
有時代之分邪信如閻氏之言則同一誓也試以夏之甘誓商之湯誓
周初之牧誓持以較平王以後之虢誓秦誓則前者反平而後者反奧
矣閻氏其將何說之辭夫文之平奧何常之有何足以定時之今古書
之真僞以漢文言之楊雄之劇秦美新班孟堅之典引可謂根深而實
董仲舒匡衡劉向之文無是也以唐文言之樊紹述之絳居守園記
皇甫湜之福先寺碑可謂苦澀而柳宗元李習之之文無是也以明文
言之李夢陽王世貞之學周秦亦多奧衍而唐順之歸有光之文無是
也韓愈之文奧則如張徹孟郊諸誌銘平則如原道原毀獲麟解師說
諸篇一人之文前後互異一朝之文彼此互異又何疑於今文古文之
難曉易曉邪明人陳第之言曰後儒攻古文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詁

坦明耳今觀於左國禮記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艱深險澀語也豈所引者皆僞乎夫爲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此言尤指示明切凡謬悠之論皆可廢矣

閻若璩曰梅氏鷟信伏生有壁藏書之事不信孔氏雖與史傳不合亦頗妙其辭曰夫人情貯物於櫝猶不忘時加展省矧以土苴視聖經棄置如遺茫然弗覺豈理也哉又曰孝文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詔使鼂錯往受書其所以尊榮之者至矣假令先聖之裔有能藏經以進吾不知帝何如尊崇之顯榮之乃孔氏之門卒無一人焉肯出其藏以應帝之求者何哉且據藏書初纔三十五六年當時妻子奚奴目擊其事者尙存何不聚族而謀曰愛經之主不世出頃蒙主上尊榮伏生至此吾家經籍道興之日也壁經不發則與暴秦焚

所引不出于此邪此必不然之事也

辨曰閻氏謂古文放闕既多蓋據尙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以爲書之逸當倍於詩然史書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則是詩書之數亦適相等而左氏載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人爲之歌樂工所歌十五國風詩以至雅頌其名悉與詩同故張崇蘭曰詩未經孔子所刪凡有三千春秋內外傳諸人必非讀孔子已刪之詩也而所引逸詩僅十一見餘皆刪後之詩豈以毛詩乃後人刺取傳文僞作者乎尙書亦猶是耳吾嘗取內外傳所引見於今文者計之引堯典凡二引盤庚凡四引洪範凡四引康誥凡八引無逸凡二引呂刑凡一今文二十八篇傳所引者六篇而已以外皆不之及也在左氏原不能逆知伏孔所傳亦安能逆知韋杜所注其有爲古今文所無而爲左氏傳所有者如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昭六年書曰聖作則文三年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于明堂昭七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安知非百篇以外之文並
爲韋杜所不及注者乎奈何謂其所引遂不出於古今文也鄭樵通志
云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是說也余未敢據然據左
傳所引已顯有百篇以外之文特較引古文爲差少耳自閻氏創此曲
說人遂於百篇之文差少之故不及詳考試思秦誓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二語內外傳凡三引之豈百篇中別無似此二語者而乃爲是再三
之瀆哉夫亦曰引書不求備亦偶隨所見而已

又曰陶辛垣云凡引書將以明吾言中意旨故言之艱深者多不引而
言之顯易者多引之取其足相發明而已古文辭本顯易故傳記所引
尤多非必昔人專讀古文也良品嘗卽左氏內傳所引尙書考之除今
文不計外如古文有二十五篇所引不過禹謨允征五子之歌仲虺之
誥太甲說命泰誓武成旅獒蔡仲之命君陳十二篇而已其中引五子
之歌者凡三引允征者凡三引說命者凡二引蔡仲之命者凡三引大

禹謨者凡八而三同其辭引仲虺之誥者凡三而全同其辭引泰誓者凡四而兩同其辭仲虺泰誓皆明著篇名此共一篇而屢見徵引者也不獨此也國語亦然國語一引禹謨說命兩引湯誥兩引五子之歌三引泰誓亦明著篇名此亦一書而屢見徵引者也不獨此也禮記亦然禮記雖有漢儒所記然皆周秦以前遺言如學記之引兌命敬孫務時敏二句文王世子之引兌命念終始典于學一句坊記之引君陳爾有嘉謨嘉猷七句又引泰誓予克受六句表記之引太甲民非后四句緇衣之引尹告惟尹躬暨湯又引君陳未見聖四句又引君陳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二句兌命惟口起羞四句又引君牙夏日暑雨四句計引太甲尹誥泰誓者各一引說命君陳者各三有一篇而偶一徵引者有一篇而屢見徵引者無不出於古文無論百篇不之及並引今文亦甚少且所引皆一一明著其篇名當不得疑爲百篇之文也若是者何也尙書雖有百篇而辭意坦易諷誦在口易供人之指證者不過此十餘

篇不然百篇之中尚有今文何以禮記所引者今文少而古文多也雖然吾嘗讀尙書大傳矣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孔子親定書序百篇而所論亦不出於今古文之外於百篇亦不之及焉觀於此亦可以捫朕舌矣

閻若璩曰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者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引書者十六引逸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也逮梅氏書出而鄭氏所指爲逸書皆全全登載無一或遺其露破綻亦與左氏相等予獨怪其不特規摹文辭抑且標舉篇目如見六引說命則撰說命三篇四引太甲則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陳則撰君陳篇以及引泰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至尹吉曰不知爲何書據康成所受十六篇有成有一德知此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出其中故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誥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其確

指如此果爾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既竄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
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均爲尹告曰而竄入太甲上篇
中邪不又與前所論孟子同一破綻邪

辨曰閻氏以春秋內外傳所引書辭爲僞造古文者收拾無遺蓋以書
無篇名爲其籍口也試觀小戴禮記所引各書明具篇目亦無不出於
古文可悟古人引書偶隨所見不在多據乃閻氏悍然不顧明知篇目
有徵無可籍口竟硬坐以規摹文辭且過詆以標舉篇目夫說命三篇
君陳君牙等篇皆書序所載之目不必讀禮記而後知也閻氏何從見
其因禮記有是目而後撰是辭哉夫禮記引詩者一百有二引逸詩尙
有其三而至於引書不於今文卽於古文且皆明標其篇目與左氏之
渾舉其書者不同此正足與左氏無百篇逸文者作證閻氏深慮及此
於是誣其就篇設辭而不顧其立說之齟齬此亦毀滅顯證之一也至
於尹誥本非篇名不過如墨子所引禹誓之類但統言伊尹告湯之詞

耳康成不見古文故注爲咸有一德篇不復註爲太甲觀於注曰今亡則康成亦非目驗得之也豈得因康成未見之篇遂斷爲咸有一德有是文而太甲無是文邪且康成明於咸有一德注曰今亡閻氏何猶謂其所受十六篇有咸有一德也情節支離蓋又自露破綻而不覺矣

閻若璩曰爾雅爲訓詁之書特少所襲用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卽唐虞曰載允征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卽夏曰歲伊訓惟元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畢命惟十有二年周曰年也及愚質之今文書反多未合如唐虞純稱載不待論若商必曰祀何周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壽者亦俱稱年不等或曰此蓋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云爾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沒其故稱矣愚曰然則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非對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以稱年

疑祀年古通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記俱然及一入說命便稱三祀亦見其拘拘然以爾雅爲藍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見乎詞矣

辨曰爾雅何以有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之語非徵之於唐虞夏商之書何從詁釋此不能憑空結撰者也爾雅既本虞夏商周書而作訓詁則古今文稱祀稱年恰與爾雅相應夫復何疑閻氏謂今文反多未合考今文虞書皆稱載夏書皆稱歲周書皆稱年何嘗不合其稱祀者惟古文商書始有之亦可爲爾雅根據古文之證至洪範之十有三祀多方之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一對商民言閻氏謂爲不沒其故稱是也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閻氏謂爲古年祀通用似也而有未盡大凡通用之例後可沿前而通之前不能逆知後而豫定之故曰年曰祀周或同商而商則有祀稱無年稱伏生尙書大傳堯典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此伏生著書通用商稱而虞書則云

五載一巡守有載稱無祀稱猶之後人仿古亦有改年稱載者而唐虞必無今日年稱此自古書定例故爾雅訓詁因之蓋祀年各判乃當時之本稱祀年互用乃臨文之變稱也變稱或有不拘而本稱自有一定如周既稱年故無逸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而商書牽涉周事無有同周之年稱者蓋商時本無年稱至周始有年稱此爾雅以祀屬商以年屬周用始制爲例也閻氏必欲錯亂其例引多方年祀並稱爲證不知多方乃周書非商書必商書有年稱乃可云古通用之不拘耳至於說命亮陰三祀論語戴記改作三年說命在前論語戴記在後閻氏倒置本末反以說命爲改論語戴記謬矣謂古文以爾雅爲藍本而不知爾雅實以古文爲藍本此劉歆班固所云古文讀應爾雅者漢人已先言之矣夫讀書貴乎論世而論事貴乎平情如古文與爾雅訓詁不相應僞之猶可也既相應矣乃轉以此藉口然則必與爾雅訓詁不相應而後爲眞書乎斯亦非平情之論矣

閻若璩曰文有以譬喻出之而理愈顯而事愈著而意味愈深永若改而正言則反索然試一指陳或有不能掩其改之蹟者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猶以論語出於旅獒可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其猶卽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學牆面猶以論語爲出於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風必偃而取譬意方見今改而截其半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將成王爲好作歎後之語而今君陳猜之乎不惟此也譬如爲山出於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書乎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出於君陳而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必出君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將夫子爲不能自吐一語之人而必古人之是襲也亦待之太薄矣

辨曰孔子嘗刪書爲百篇矣信而好古則古文之義理其所講求者也述而不作則古文之詞語又其所徵引者也是故巧言令色采之皋陶

謨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采之洪範而且暴虎馮河采之雅詩克己復禮采之古志若今文若詩皆不僞也若古志又孔子所自述者也而何疑於孔子之采用古文而襲其語哉至於爲山九仞不學牆面諸喻論語特就古文引伸之蓋古人文簡有須後人引伸而明者案韓非子外儲說引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夫夔一足乃古語哀公聞而疑之至孔氏釋之始明此其例也若謂譬喻之文必有譬如其猶等字其意方見此卻不然吾請徵之禮記云聖人者人情以爲田國語云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莊子云仁義先王之蘧廬也荀子云君子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老子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國語又云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沿有短垣而自踰之漢書馬援傳云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晉書溫嶠傳云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

獸安可中下哉世說新語云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又云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宋書文九王建平傳云言輕落毛此皆譬喻語而絕無譬如猶其等字者且此類左傳尤多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僖公十四年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襄公十四年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襄公二十一年州綽曰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襲公二十四年晉侯求御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子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昭公十三年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共何敵之有牛雖瘠憤於豚上其畏不死昭公二十八年閔子馬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此皆譬喻語亦無譬如字有似正

言而可謂其意味索然乎至於爾惟風下民惟草誠不如論語增草上必偃爲詳然此類左傳亦有之文公七年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經後人疏解始明原文絕不道破豈亦好作歇後之語而令人猜之乎今閻氏必以論語爲譬喻之文古文襲之改作正言不知論語亦有以譬喻作正言者如有美玉於斯驥不稱其力等章並不揭明喻意何嘗全用譬如其猶等字哉乃孔子方自明其不作之旨而閻氏猶爭其不能自吐一語一若天縱之聖必以修辭爲能者其曲護夫子亦未免淺視夫子矣

閻若璩曰馬鄭王三家本係真古文宋代已不傳然猶幸見其互異處於陸氏釋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於後後聖君子慨然憤發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馬鄭王所傳三十一篇之本爲正卽不爾世或有李陽冰其人出嘗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

刊之典號曰太學石經請其一手書此三十一篇於石置諸西安府學宮內使觀視摹寫者填咽亦未必非崇正復古之一助云

辨曰漢人論古文以五十八篇爲備三十一篇非孔古文也自閻氏以馬鄭所注三十一篇爲孔壁真古文孫星衍和之遂輯各書所錄馬鄭注得十卷刊之且以孔疏所云僞造之二十四篇指爲鄭注試問陸氏釋文司馬貞索隱孔穎達正義張守節集解所引馬鄭注有二十四篇一字否二十四篇既無鄭注一字至此亦無可附會只得就三十一篇馬鄭殘剩之注爲之掇拾標置意欲廢孔立鄭刊石而立於學本騁邪說反云崇正本蔑聖經反云復古種種謬論筆之於書將誰欺邪後聖君子有作辨是非較長短當以孔書爲備必不肯受其欺矣

閻若璩曰管子引秦誓古文書縮其辭爲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減卻無限風致自擬爲古祇增其拙予嘗以四子書有從毛詩出者如小旻之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論語曰暴虎

馮河蕩之詩曾是培克曾是在位孟子曰培克在位桑柔之詩予豈不知而作孔子則變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閼宮之詩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子思則變之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角弓之詩綽綽有餘裕孟子則變之曰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一經點用或繁或簡無不從火中鎔鑄而成無補綴之蹟豈若古文之多可嗤笑歟

辨曰據閼氏所徵則點竄古書成文各書皆有之何以在各書則爲鎔鑄成文在古文則爲蒐竊補綴此持論之最不平者夫古今事理是非自有一定豈能任情顛倒以欺後人耳目觀於所引數條與載籍之出自古文者何異乃不以是證古文之是反以是摘古文之非一則曰滅卻風致再則曰多可嗤笑吾不知其滅風致可嗤笑者安在蓋閼氏所著尙書疏證大率強辭奪理明知其不僞而僞之者也吾故曰辨古文之不僞不必別尋證據但就閼氏所引各條平心察之而古文之眞出

矣

又曰古人之書每爲後人所采用不獨論語然也尙書在三代前實爲文字之祖後來各書辭采皆由此出或明引其章或暗襲其義無不於此取材者自明梅鷟創爲蒐竊補綴之說凡古文之一句一字羣書所采用者反列之以爲尙書僞證謂之古文尙書考異於是惠棟據之爲古文尙書考王鳴盛據之爲尙書後案孫星衍據之爲尙書注疏段玉裁據之爲尙書撰異究其所據總不外移根作幹反客爲主之計彙纂成帙皆嚮言也閻氏疏證亦本梅鷟至於考異所列似覺不安於心誠恐來世或有據各書采用之文以駁之者於是借毛詩論語以別仲其說曲意彌縫不惜毀經誣聖吾不知其何心矣

閻若璩曰傳記引書有本非韻語卻被僞作者或增或刪或竄改以圖與韻協若古人文實有如此協比其音者又得數條亦不可不察增者何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增乃聖二

字於乃神上皆四字句以神與文協刪者何荀子共在中歸之言也
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
刪得友者霸二句以王與亡協竄改者何禮記兌命曰惟口起羞惟
甲冑起兵惟衣衾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爲戎以下與躬協此
皆屬其狡獪處

辨曰傳記引書實有或增或刪或竄改者不一而足

詳見卷中

自梅鷟附會

文致以入古文罪案閻氏更譌張其詞以爲僞造者希圖協韻夫書非
詩比何取協韻卽思僞造獨不可依文順錄而必改竄以圖協比其音
邪此皆不近情之論固不足辨但就閻氏所摘各條考之如謂呂氏春
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增乃聖二字於乃神上皆四
字句以神與文協余按王應麟困學紀聞述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
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較今本呂覽多乃聖二字彼自引呂覽
非引尙書蓋古本原有此二字其非僞造古文者所增可知閻氏又謂

荀子共在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刪得友者霸二句以王與亡協余案呂氏春秋亦引此語則爲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亦無取友者霸一句而辭有不同豈亦刪之以協韻邪蓋古文引書每多增損如禮緇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較今節南山篇多首五句列女傳引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山禮闕前二句是也今以此誣僞造者之增而協韻過矣閻氏又謂禮記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爲戎以下與躬協余案說命非詩四語自可成文何假用韻卽以韻言則兵躬本協亦無煩改字蓋古東庚韻通如易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明與凶協韓昌黎詩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

能薦天子不聞名聲豐中與聲協是

案東庚韻六通唐人猶知之何論

今以誣偽造

者之改而協韻謬矣大率古書異文異義何所不有求之各書皆然不

獨尙書也奈何膠柱鼓瑟而強託爲顧誤之周郎乎